

恆心，是世間事業的不可或缺
恆久心，也是修菩薩道的要素
恆久心的背後需有無我的信仰



最低薪金與最高薪金 提舍

多年爭議，要設立最低薪金，保障工人的權益。

每個人在社會工作，都希望能自給自足，養活自己，賺取基本生活費用。再進一步，養活身邊人，即養家活兒，再進一步，養活社會大眾。這樣，工作便非常有意義，無愧於天地。反之，辛勤工作後，連養活自己也有困難，則工作的意義將失去，連人生意義也沒有了。如果不能達至養活自己的條件，工作將失去尊嚴，僱員也失去尊嚴，連僱主的尊嚴也蕩然無存，無數社會問題將產生。因此最低薪金的設立，有其必然性。

但問題是否如此簡單，本來在需求關係及利益關係下，市場自有適當調節，這些不應成為問題。因此，工人也要反省自己的工作態度有否出了問題？有否盡責，有否賣力，有否提升自我或自我增值？如果大家都以私利為大前題，不論怎麼做，立法或強迫，這些矛盾仍無法克服。

如果工作不能為僱員帶來基本生活費用，主事者應檢討工作的重要性或運作出了問題，該是時候重新定位及尋求工作出路，看是否需提高服務或是橫向發展，為大眾提供更多貢獻，自有合理的回報，自利利他，自活活他。

很奇怪，社會有最低薪金的爭議，卻沒有最高薪金的限制。一間公司雖錄得巨額虧損，它的高層仍可按月支取超高薪，外加驚人的花紅，房屋津貼，退休金，離職補償等等。對一間與他們關係密切的公司竟無慚無愧，巧立名目，予取予携。無視於昔日對他們事業支持的合夥人（小股東），不去珍惜於千百隻股份中獨挑他們那一隻的緣份，政府認為是「私人問題」也不去管，可有想過高層的超高薪必然導致對下層的剝削，產生最低薪金的問題。

近來更有新聞披露及質疑慈善團體高層領取高薪的報導，真叫人為難，如果將事情暴露，勢必影響捐款，影響受救濟的苦難人，如何擔當得起，但埋在心中的疑慮，卻隱隱作痛。另一方面，

大批義工無償在前綫賣力，自己卻在後方悠閒領取高薪，如何對得住他們呢？此外，既然向大眾募捐，應有責任向大眾交代善款的用途及分配吧！

從佛教的立場，覆藏，隱瞞都是不對的，應有坦然公正的態度。能在慈善團體工作是多生修來的福，應感恩珍惜。慈善團體不是求利的地方，如要謀利可往其他機構，同樣能賺取到利益，甚或更多，且更安心。慈善團體主旨在付出，利益其他人，使人歡喜，是慈悲心的展現。求利，高薪，有違宗旨及施主的期望。八正道裡的正命不單是正當的職業，更要合理，如法的賺取生活，最重要的是不違修行原則，不要令人失望，尤其信施向佛教的布施更要小心，因過失很大。最低薪金及最高薪金引申剝削及欺壓，不但有違慈悲心，且須背負因果，更是障道的一大陷阱。佛教徒當觀緣起，萬象息息相關，為私利而傷害他人，必導致惡果。

禮懺 優多羅

斜陽夕照下，獨你合掌對佛。久久，久久，你跪下；伏拜，再伏拜。

「往昔．．．往昔．．．往昔所造．．．諸惡業」

一頁一頁，哽咽的影像，乃過去愚痴、無聊的業障現前。一幕一幕，今生、多生的作惡。映現在你落漠的眼神中。

久久，久久，你跪下；伏拜，再伏拜。

「皆由無始．．．無始．．．貪瞋痴」

原來竟是那麼久遠。牢牢，恆常煩惱不堪，使多少人流淚，多少人含恨。載浮載沉中，不知悔改，一作再作，傷害再傷害。啊！你曾作何事，為了滿足那貪婪，瞋恨，愚痴。

久久，久久，你跪下；伏拜，再伏拜。

「從身．．．語．．．意之所生」

就是那身軀，切切實實，切切實實的傷害眾生，使淌血；就是那嘴巴，有意無意，有意無意的如刀穿插，軋在心上；就是那意念，嫉妒、惡毒、幸災樂禍、時刻期待，期待傷害眾生，樂見血淚長流。

久久，久久，你跪下；伏拜，再伏拜。

「今對佛前求．．．求．．．求懺悔」

最終，第一滴淚從你的臉上流下，伏拜的身軀無力再站起來。那一刻，立地成佛的一刻，不再愚痴，不再無聊，不再造業。

假如一個月後就要離去 寂慧

假如我預知一個月後將要離去，我會怎麼做？

首先我會收拾雜物，將過時及不再用的雜物、衣物送出去，沒人要的話索性丟掉算了。不要親人為我處理時，邊哭邊咒罵，若他們如我般不捨，將什物保留下去，則更糟糕。我要做到只需十五分鐘便能將用品收在一個袋裡離去，希望人生說來就來，說去就去，心無掛礙。

再來我會收拾書本，影碟等，把無聊的無益的棄掉；有價值但不會再看的贈與親朋；有需要保留的也安排自己離去後贈與圖書館或適當的地方。希望來得容易，去也容易，別讓他人糟蹋自己的喜好。

如有未完成的工作趕快完成，尤其一些瑣碎事情，自己做輕而易舉，若讓他人做可能使人煩躁，不要讓人沒頭沒腦不知從何做起。新來的任務要快速不蹉跎，盡量在短期內完成。如是長遠要緊的工作則一方面培養人才去接手，另一方面找一個副手共同工作，任何狀況下需要有其他入繼續運作，確保任務能不中斷。

欠他人的債務快償還，如不能短期內清還，也要安排離去後依序償還。債務包括答應人要做的事，自己的責任：如家庭責任，社會責任，宗教責任等。希望盡自己的能力去清還拖欠的債項，離去不留痕，最低限度不要留下惡痕，對人有憾。

如果別人不對的地方趕快去糾正，讓他們知道不是，不要再滑頭推搪，因時間無多。

與其不提醒他們讓他們喜歡自己，倒不如讓他們討厭自己而有一個被提醒的機會。為己為社會尋找接班人，培養人才，繼承事業，是一等一的重要。任何事業如何成功，如不能培養人才，繼承事業，只能算成功了一半，尚待努力。選賢的標準在「賢」，不在是否自己的親人或一夥，珍惜賢能，培養賢能是無時無刻的首要任務。將自己的才能秘技傳授給所有人，要無私無覆，坦然相授，因再不授出去將很快失傳。

當然錢財要小心挑人送，如果是巨產的話，可成立一個基金，訂立一個嚴格的宗旨，恰當而長期的運作下去。如果家無恆產，則恭喜了，因沒有煩惱，不用費心，更可見平時已常行布施，對錢財快速好好利用，且接近佛陀的教導。

未了的心願是時候去了了，未圓的夢趕快去圓，時間無多，還待什麼？假使能於一個月內完成，最好由自己完成，否則可出錢聘請他人代辦，或是找些同道幫忙。也算不枉此生，對得起自己。

總結來說，該如一個離世的人，將遺容化妝好，讓人保留美好的回憶，不讓醜態示人，使人起煩惱。別讓世上因我這短暫過客起任何漣漪。

假如你預知一個月後將離去，你會怎麼做？是否比我更糟？

而你會如何離去？移民，玩失蹤，死掉？還是出家？

說法 那羅

月圓之夜，獨你孤坐巨石上
敷陳開演，那無上甚深妙法
萬世千秋，聲傳無量剎土

引導眾生
離苦、脫惱

從鹿野苑至娑羅雙樹
五比丘到須跋陀羅
你遊行於恆河兩岸
踏上忉利天宮，十萬億佛土
終其一生，說法說法再說法
和盤托出，沒有隱瞞
或是遺留給獨子
雖臨涅槃
仍再三鼓勵提問
啊！
終其一生，不做什麼
正是你偉大之處，偉大的地方
說法說法再說法

月圓之夜，鴉雀無聲
台下千二百五十人俱
正聆聽說法

菩提心 那羅

明天你依然發心嗎？你仍心存敬愛嗎？

昨天的誓言，言猶在耳：
無論疾病或健康
貧窮或富裕，美貌或失色
順利或失意
仍願意尊敬、安慰、保護、體貼、謙讓
終生不渝

儘管貪瞋痴毒
貧窮需索，失色醜陋
失意消極
仍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無怨無悔
承事眾生

執子之手，作不請之友
在莊嚴而有約束力的禮儀中
有請天、人、鬼神、佛菩薩見証
立此誓詞：
眾生無邊誓願度.

明天你依然發心嗎？你仍心存敬愛嗎？
我願意！

不死傳說 浮生

從單細胞館走出來，熾熱的太陽照得我後腦隱隱作痛。剛做完臉皮及鼻骨手術，不知道效果如何？但這些「小兒科」相信不會與計劃有多大差異吧！反正一兩年後潮流改變，好壞也需再作一次整形手術。這個成熟潮流Look，帶點憂鬱，足夠晚上的舞會結識異性了。手、腳及心臟在數月前剛換過，今天晚上定能發揮功效，只是仍有局部失憶，偶然感到極疲倦，希望下個月的腦細胞注射能改善。想想，下星期剛好八百歲了，需作一次全面的「名色」檢查，來一次精神與肉體的重新複合。

自從人的壽命因不斷換器官，換細胞延續後，日子過得特別長，一天的時間，百無聊賴，仿似從前的一個月，且不斷變得悠長。食丸大行其道，沒有人餓死，不用工作賺錢過活，醫學昌明，軀殼任何一部分可以更換，連腦細胞也可藉注射而更換。因此沒災難，沒人需要救濟。整個社會無所事事，每天都在享樂，醉生夢死。

本想去找父母，已有數十年不見了，但想到他們整容後面貌比我年輕許多便無法接受。算了吧，無謂再吵架了，聽說最近他們已離異且各自找到伴侶呢，更叫我逃避不敢面對。妻子多年前離我而去，沒有一點難過，一點可惜，心裡反而暗暗叫好，自從她做了一個美人手術後，那份囂張，高不可攀，叫人無從接近。她那毫不優雅的聲音，惡心腸與美態共聚，顯得格格不入，就像一隻半人半獸的怪物。我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妻子，跟我初認識她時判若兩人。別提了，那是一場噩夢。

本來是一個好機會讓我找回初戀情人，聽說她正好單身，但那更是噩夢中的噩夢。那天我打扮得格外隆重應約，沒想到多年不見的她，竟變了一個雄糾糾的俊男，連他也沒想到多次做「變身整形」後變成這樣子……

如今我已沒有朋友了，不單我不滿意他們，他們也不滿意我，說我變了。我那裡有變？我仍是從前的我，只是較喜歡享樂吧！算了，算了，希望今晚的舞會能結識多些朋友，不再孤單。期待著認識知己，不管男女，但千萬不要世故，奸詐。

突然，一個老和尚從我前面走過，已有很多年沒有見到老人了，怎麼會跑出一個老人來呢？我好奇地問他：「師父，為什麼你不往『變身整形』呢？」

「我毋需別人喜歡我，何需美容？老了，死了，就由他去，很快又輪迴，投生，與你們相差不多。生生死死，不外如是，何需掛礙。且我不想我的存在防礙他人，自自然然，讓它適當調節，也不想這個世界人口過多。我，算不了什麼！我，又是什麼呢？本就不該有我。」

老師父的話 浮生

護法諸天

燈明寺後園中，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數個小孩在旁玩耍。一隻狗兒走過，被一個小孩抓著尾巴，發出吠叫聲。老師父喝止小孩道：「這是護法之一，專門看護佛寺，不要小看牠，但這燈明寺由牠守護，燈明寺的前身大慧寺也由牠守護呢！牠已見証及參予兩代佛寺的興替。牠父母終身守護大慧寺，得享長壽，據說牠的祖父母也是護法，看管佛寺呢，但年代久遠，我所知不多，可是牠父母的一生，我卻很清楚。雖如此說，牠父母如何到來，則無從稽考，聽大慧寺中人說，牠們都是化生到來的。從小在寺外巡遊，監察著外圍，極少進入寺內打擾寺中人，也極少讓人接近撫摸。寺外的蛇、野豬、老鼠、昆蟲，甚至盜賊都曾栽在牠們手裡。寺中俱是老弱婦孺，卻從不担心安危，就是半夜有急病或危難，牠們總能快速找到人來幫忙。寺中住眾雖時多時少，外圍這些護法數目竟能自動調節。有由父「爸爸」及母「汪汪」生育的；有無故從外來的；有外人到來托放的。要走的時候有被捉狗隊捕去的；有被捉去宰殺的；有被領養的；有被「爸爸」及「汪汪」趕走的；更有無故失蹤的。方丈說牠們皆已升天。

每天早晚課牠們必伸直前腿，俯伏在大殿外，功課完畢後總在眾人出來前離去，不會阻礙驚嚇會眾。寺中出家人出外或回來，一定見到牠們迎來送往至大路前。」

「那牠們在那裡吃喝、睡覺呢？」一個小孩天真地問。

「牠們住在那裡！」老師父遙指寺前的小山丘道：「就在那棵小樹下，每天總有些鄉人或清潔工人將食物及水拿來餵飼，附近一個老居士暗地裡護持牠們，若沒有人送食或有人要傷害牠們，他定出來協助保護。甚至幫牠們做絕育手術，以免其他狗隻來騷擾，也免牠們為青春煩躁，或過度繁殖。因此，牠們一點不會侵損常住，或要常住為他們操心。有一次大慧寺辦了一場三壇大戒後，牠們仿似菩薩般對老弱特別友善，向每個坐輪椅過路的人擺尾打招呼，若有人在附近那條河釣魚，必被牠們趕走。

有一次我見到一羣魚浮出水面，與牠們相對了五分鐘，仿似交談般，跟著在河面跳躍，濺起不少水花。牠們吃剩的食物必有其他飛禽走獸到來分享。老居士發覺牠們日漸消瘦，小心觀察，原來牠們未吃飽便把食物讓出來，於是趕緊增加食物份量。

這條狗是「爸爸」及「汪汪」生的，一直由父母撫養及訓練，繼承護寺任務。沒有好幾個人能接近牠們，一次黃昏太陽將佛寺及附近照得通紅，方丈和尚和老居士在河邊閒聊，不知何時「爸爸」到來，親切地挨傍著方丈，隔一會才低頭默默離去，遺下強烈的體臭味在方丈衣服上。老居士黯然搖頭，果然沒幾天傳來牠的死訊，「爸爸」死在牠自己早已掘好的地洞裡，「汪汪」將泥土覆在牠身上，不驚動或勞煩任何人。「汪汪」不久病起來，大眾都知道牠不會好轉，沒担心多久，牠也隨「爸爸」離去，這次沒有任何人知道牠怎樣離去，只見牠的女兒「女女」

傷心了很長時間才能恢復。大眾如常過活，沒辦法為牠們做任何事，但我知道不少人暗地裡為牠們助念，暗地裡去安慰「女女」，不斷迴向給牠們。

「爸爸」及「汪汪」的離去，正好是大慧寺被清拆後不久，彷彿完成守寺任務後便要離去。觀其一生，只有簡單的生活，簡單的任務。方丈說：「以此守護功德，必生天上，得聞佛法。」

一個小孩對著「女女」喚「狗狗！狗狗！」「女女」只管到處嗅嚟，不理他。老師父以沙啞的聲音喚「小韋陀」，但見「女女」搖擺著尾巴，向老師父走去。另一個小孩道：「老師父，你真是護法的護法，就像當時的老居士。」

老師父眯著一線的眼睛笑道：「正是，正是。」

給放棄者的話 寂慧

那天你突然問起人生的意義何在？

你說難道一生就這樣渡過嗎？生存為了什麼？沒有一點意義。

那該怎樣？

怎樣才有意義？將書讀好，考取第一名？找一位美貌與智慧並重的女子談戀愛，甚而結婚生子？養兒育女？事業有成？早日退休，不需工作，享受人生？無憾離去？

人生應該如何過？上面任何一項已不容易，如多項或全部實現，人生該有意義吧！是你所要，所想嗎？

不！不！你說：不在乎艱難，苦逆，皆因無聊才感到人生沒意義！皆因無知，愚痴，不明白人生、世界森羅萬象，才感到人生沒意義！

但如果有方法可追求到快樂，事事順意，人人歡喜——生天之樂，人生該有意義吧！

但如能瞭解宇宙真理，因緣因果的道理，人生該有意義吧！明白到有方法可以致樂，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理，人生該有意義吧！

大部分人覺得人生沒有意義，關鍵在不了解真理，對瞬息萬變的世間充滿疑惑，不滿，憤慨。無從掌握人生，拿捏不到目標，人生自然變得無聊。孔子曾說：「朝聞道，夕可死矣」，即早上聽到真理，晚上死去也無妨。佛在本生中為了尋求真理的半個偈頌，不惜身命。可見真理的重要，超乎生命。亦證「佛法難聞」。釋尊最偉大處在說法，終其一生無時無刻不在說法，更倉率派遣弟子到處弘法，皆有感於「眾生苦」及「佛法難聞」。

人生可致樂，自有目標。不但自己可致樂，還可使他人致樂，目標更廣大深遠。人生怎會沒有意義，這些已超乎人生的意義。能有自由意志去選擇，向好向壞，向生天樂，向解脫道，向大乘道已是人生無上意義。縱觀世上六道眾生，能具備這自由意志的人不多呢！

人生最大的道理是多一分我執，便多一分煩惱。下次當你問人生有何意義時，請記住，那已是一種我執，煩惱。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八) 須蜜那

一位出家師父走進佛哲書舍內，對著忙於工作的老頭子店員高聲道：「你說大陸客購書很豪爽，其實並非你們經營得好，皆因大陸封閉，沒有這些書籍才使大陸客大量搜購回去，別沾沾自喜，他日大陸開放，你們可要靠邊站了。」

「這· · · · · .」老頭子從低垂的眼鏡上瞞望師父，不知所措。

「你們那麼小的一間書店，」師父環顧店內續道：「大陸卻那麼大，如果放到大陸去，簡直滄海一粟，起不到什麼作用。你們可知道大陸有多大嗎？城市有多少個嗎？人口有多少嗎？還敢奢言在大陸設店否？大陸人心多壞，繁榮背後危機處處，你們知道嗎？別閉門造車，誇誇其詞。你們多年送上去的佛書，別說一人一本不到，千人才一本都不到呢！更何況一本書起不了多大作用。」

「啊！· · · · .」

「大陸開店根本不被允許，別說你們，就是其他一般書店也無能為力呢！」師父悻悻然道：「開店更要財力夠；懂交際應酬，能與當地黑白兩道週旋；且要小心僱員搗蛋偷竊；繁複的稅制及外匯管制，你們可有想

過嗎？」

「啊！· · · · .」

「單單看書就能改變他們嗎？沒有老師的教導，活動的輔助，修行的實踐，能將他們多年的積弱改善嗎？」師父意猶未盡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樹一個人，整個國家，要多少心血，多少艱辛，多少時間？」

「啊！· · · · .」

師父拿水出來喝，歇一會低聲道：「但是，店還是要開啊！總得走第一步，沒有第一步如何有第二步，第三步？不走不成，走一步算一步好了！但願一燈能明多燈，乃至無盡燈。」

「是，是· · · · .」老頭子咧嘴笑應。

「你們對得住大陸眾生嗎？你們夠愛國嗎？」師父厲聲對著老頭子道：「那麼多年你們墨守成規，蹉跎歲月，濫慈悲，不要說在大陸沒有寸進，就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呼喚也充耳不聞，未能饒益眾多有情。你們可知道其他國家的善信正等待著你們到臨嗎？」

「啊！· · · · .」老頭子收起笑容，吞回正要說的話語。



編輯：菩薩藏編委會 | 發行：佛教慈悲服務中心 | 贈閱：佛哲書舍 buddhist-bookshop.com

太子店：洗衣街241A地下
電話：(852) 2391-8143

馬頭圍店：馬頭圍道284號地下
電話：(852) 2994-6619

中環店：干諾道中63號地下
電話：(852) 3421-2231

元朗店：安樂路49號地下
電話：(852) 2479-5883

銅鑼灣店：摩頓台灣景商場21號
電話：(852) 2895-2890

台北店：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
電話：(02) 2370-4971

